太洋侯祠故有鐵鐃相傳入洞庭成水怪爪現輒覆舟侯以法力攝治遇吉州長年以鐃托載歸若人有難色侯密附舟尾但囑之曰爾過太洋洲寄語吾家吾雲遊無恙可耳已舟泊侯祠滯不能行探之柁下有鐃始知頃托載者侯神也驚送入祠舟始去是鐃也將與洪州之鐵柱青原之鐵釜共不朽與

太洋蕭侯廟志卷之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　輯

男孔延

孔太

孔陵

姪孔書　校

## 新淦蕭侯廟碑記

天地化生萬物人爲最靈人而爲神又其最靈者也蓋山川扶輿清淑之氣所萃其生而爲人能積功累行有以濟人澤物故其歿也神氣流行於天地間升

降無窮變化莫測與山川微瀆相爲悠久靈應顯著
有不期而然者矣臨江新淦太洋洲蕭氏其先世居
開封宋紹定中有曰永康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子蘭芳登咸淳進士任爲吉州刺史卒于
官子伯軒遂擇新淦山水之勝而家于太洋淵不事
家人生業惟以濟人澤物爲務晚有神識事皆前知
其没竟爲水府之神立廟于家元至大間封五湖顯
應真人子祥叔復生而神異往往能擁護舟楫於江
湖風浪之間至正五年封永寧神化普濟顯德舍人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營建京都嘗遣官以牲醴論
祭其次子天任亦生有靈異人有所叩無不驗知永
樂乙酉冬忽絕粒端坐越旬令廟祝楊文取一白石
啖之即坐而瞑目後鄉人商遊者往往于川蜀江淮
間見之凡水旱疾疫有求皆應今江湖行舟者莫不
仰戴之即所謂英佑侯是也嗟夫生而爲人没而爲
神其靈應顯赫非人之所能測意莫神氣所在冥冥
之中必有以受命于天帝以贊化而司水土故其功
德顯著有不可掩如此夫或曰神依人而靈故誠之
所感神必應之今江湖風波之險舟楫傾摧在於頃

刻叩之者未有不誠故神之顯應宜矣奕世彰霧湖海仰賴名揚水府廟祀無窮是不可以無紀故書其大槩於石并系之以詩曰

紫淦之東山水雄扶輿磅礴氣所鍾迭生神人握化功積德累行由厥躬濟人利物蘇疲癃禦灾捍患祛蛇蟲障風息浪走蛟龍扶危拯溺顧盼中神遊海上錫侯封萬古籲祈皆感通三世顯化福惠隆祀典千年香火崇吉慶綿綿子孫逢　聖朝有祭垂無窮陰翊　皇圖贊時雍雨暘時若歲常豐江流滾滾勢朝宗長松落落號烈風廟貌巍峩儼遺容神之靈兮徹蒼穹

宣德十年乙卯秋九月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廬陵曾鼎譔并書

奉政大夫行在考功郎中張徹篆額

中順大夫臨江府知府朱得

將仕郎臨江府照磨劉以文

文林郎新淦縣知縣張　顒　張鑑

縣丞冀本　周怡

主簿吳忠

典史嚴璚

教諭蓬永定立石

## 新淦蕭侯廟碑記

記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葢祀之之典在崇德而報功也惟其有莫大之德斯能除莫大之害古人所以敦崇尚之心而報之以祀典也宜矣況今之有神焉能拯溺於江湖之間濟人於難險之際得不立廟以祀之乎此英佑侯之廟所由作矣葢侯姓蕭氏字天任世居吾淦之太洋洲侯生有異相廣顙修髯聰明正直丸經書子史一過目輒記不忘陰陽幽明之理悉洞然于懷故事皆先知每瞑目出神救江湖舟楫之險分形化身驗鄉鄰會別之日永樂乙酉冬年八十二端坐越旬休粮絕食顏色不變如平時後取白石啖之而逝自川蜀湖湘江淮吳越舟楫遭風濤之險水旱并災傷之苦叩之其應如響而賴活者甚衆其名勃勃聞于天下久矣然侯靈應如此豈偶然哉葢有其本也夫何侯之先開封人宋紹定中有曰永康者爲開府儀同三司子蘭芳登咸淳進士任宮州刺史況于官子伯軒愛吾淦山水清勝遂家焉此爲侯之祖其平生有陰隲晚年有神異没爲江湖之神立祠祀之元至大封五湖顯應真人

于祥叔爲侯之父生有靈性沒亦爲神至正間封永
寧神化普濟顯德舍人　國朝洪武初營造採大木
遣官諭祭而獲靈感多矣然侯之先世既以功業顯
于宋侯之祖父復以靈感封于元侯之神靈顯著又
超于古而揚于今者得非本固而末盛乎但舊祠狹
隘不足以展祀事于是其子孫捐貲而得巨木乃擇
地于舊祠之前創廟宇若干楹以安侯三世之神其
規模壯觀斯足以展祀禮吾淦邑之大尹李公康祖
買石請文以誌之惟禦灾捍患皆爲民造福也矧夫
蘇令爲政必以福民爲先侯既有福民之實得不以
祀爲急乎其重于祀事也宜矣記曰君子之祭也必
求其福其斯之謂歟余故敘侯三世靈異之實於前
復繫之以辭俾後人知以時歌而祭焉辭曰大江之
西淦稱第一毓秀鍾靈古今疇匹有美蕭侯世業儒
流先刺于吉後徙洋洲曰祖若父才華獨步事既前
知功豈小補神化無端江漢飛奔停風息[illegible]拯溺亨
迪峩峩廟貌各　錫封號　國朝洪武遣官祭勞繼
侯禀異嶽降其神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修[illegible]廣顙心
涵萬象上徹天玄下爲人望濟物利人千百化身言
皆有驗行皆中倫超然僊化靈光燭夜堂[illegible]握風雷扶

持民社江漢舟航人物灾傷叩無不應顯無不揚赫然聲價滿天之下況此地霧鍾其秀也乃構新廟永世祀之坎坎伐鼓翼翼來儀儼兮如在德澤未艾刊此銘詞洞垂千載

景泰七年歲在丙子正月吉日

賜進士太僕寺丞前中書舍人掌

制誥淦西金輔伯撰

新淦縣知縣括蒼李康祖

縣丞姑蘇顏　華

嘉魚張以善

主簿沂州劉　暹

典史山陰金澤前甲戌進士

監察御史

儒學教諭長州顧璚

訓導安陸馮冀

臨海陳旅立石

金川英佑侯蕭公廟隄記

豐城左春坊左贊善丘士毅撰

竊惟神在天地間如水斯行靡不注也神之功于天地間於水尤烈靡不彰也要以神人之道交相助焉

當夫石尤煽虐陽侯憑怒一葉中流長年束手發于呼吸咄嗟之頃而人力莫可如何卒而定之神爲政若夫歲月遷流滄桑變易波濤激撼金石爲瑕戚于頹靡積漸之勢而神力莫可如何徐而葺之人爲政蓋神之功于人也其情急而發重何者人寔寄命於神神固之死而致生之人之功於神也其事緩而繫輕何者神非有求於人人自因亾而著存耳或者曰神不自芘如芘人何此與耳食何異淦江之太洋洲有祠屹然祀英佑侯蕭公也蕭氏先侯而神者再世矣歷宋元錫有封號及侯而三侯之神著于國初永樂乙酉春辟谷屏屈而真神廼逍遥人世里中客于每從數千里外覯焉侯固默存耳年八十餘啖一白石坐而化遺命覆以巨桶迨今二百餘載如新斯已異矣又以效霧福國景泰中勅賜今封凡舟行湖湘川蜀江淮吳越諸水鄉必載神像虔奉之卒有風濤變怪四顧徬徨急而叩神必多霧應以故宦遊旅泊道出神祠靡不齊心祈祀所入香楮金錢則蕭李兩姓資焉李氏者故侯甥也歲久祠岍陵夷間有補苴迄無完策萬曆己酉夏疫疹大作醫不能效遠邇士女倉皇匍匐而乞霧取水以飲患者輒愈又微直風

濤變怪之救寧而已於是報者祈者水陸棼綸戶無
停屨香楮金錢視曩昔若什伯之數月而盈千金兩
姓中有識者謂祠岍傾危幾及堂寢今者委輸驟溢
神得無桑土計乎謀之里中長者思吾張君廼贊決
焉則請邑侯姑蘇朱公而邑縉紳侍御朱謹吾先生
更爲從慂捐厚貲以助之給印簿委耆老司金錢貯
之邑帑用以聚石鳩工百堵皆作自冬徂春行就理
矣庚戌巨浸稽天成功復毀前所勞費誰能問諸水
濱則又謀於張君請專厥事君曰唯唯夫侯也以公
則[illegible]崇封顯祀之明神民所苑焉以私則先翰林

吾樂翁莫逆也雖然首事則難矣敢辭唯時邑侯莆
田林公廉知非張君才不任也盡出所貯帑金屬君
君重違林公旨始大集兩姓子孫暨各工匠于祠下
而盟之曰是役也所不惟矢公矢慎共懷永畨而至
虛神貺者神用殛之僉曰唯唯廼量能以授任使立
冊以謹收支石選其堅工核其勤講利害之原定經
久之計峻浸漁之罰優勞勩之旌再經始于庚戌仲
冬至辛亥夏邑侯南海鄭公謁祠弘加獎勸衆工益
喜躍從事閱歲而功成所費四千餘金所砌岍高凡
三丈有奇延袤凡百丈有奇仰之整若長城俯之深

於峭壁寍惟祠基是賴其爲金川保障抑何崔巍三
麗哉往不佞故嘗謁侯壬寅之秋張副憲公居里館
不佞於玉芝亭講習之暇夕暘在山明霞蕩水時復
曳履江皐徜徉祠下瞻禮神像恍如故知竊歎祠基
阽危亟當有起而任之者無何憲副公歿余往計偕
濫竽詞局者數年旋以在告訪舊洋洲而侯祠赫然
改觀矣兩姓介紹張君請爲之記余惟山川之靈厚
積而長發故明則有人幽則有神總皆消息於靈機
而莫之違者神無以靈將恐歇人無以靈將恐滅里
社之鳴畎畝之勤何以稱焉昔在　高皇帝時侯以
神顯吾樂先生以儒顯神人之道斯爲盛矣嗣是蕭
裔日繁成化中有領賢書而佐郡者張則人文茂郁
甲第聯翩今且繼伯仲而鳴鏑矣侯於斯時颯爽風
生盻嚮谷應人心雲合廟貌霞標則豈非山川之靈
交相映發者乎且也功侯者張君也即侯所爲祚張
氏者豈其微哉神耶人耶殆將並穹壤而俱不朽也
已張君諱先文任山東按察司經歷諸與有勞者例
得列名于左

蜀涪州蕭公廟碑記

金灘竹坡潛翁盧閎侃撰

論鬼神之名則一論鬼神之義則二若二氣良能妙用兩間者則體物不可遺也鬼神發揚于上昭明悽愴者則齋明盛服承祭祀之鬼神也惟其得體物不遺之理具于前斯有祭祀之驗著于後然承祭祀者義充有異或因鬱結之氣而發揚者焉或因司土之力而廟食者焉或安于其命而家祀者焉鬱結之氣若解之關雲長閻之張翼德是也司土之食若潮之韓退之柳之柳宗元是也安食家祀衆人是也此皆理之所有無疑矣惟吾邑蕭公之神獨若不可知矣豈其神之英邁而不拘于氣禀之常者歟公世居淦



之太洋洲爲洲之右族其祖父俱以尸解爲典祀水府之神功受上國之封者匪一迨公之身而神化愈熾倍蓰於前予昔髫年負笈從先舅雲庵先生游公常造館下愛其簡重寡默有古君子之風未嘗不以長者尊敬而公亦不以弱齡禮待公生未委質于朝中歲以來或隱几晝寢或傾而醒手握菽粟之類問其故則云雲龍風波拯覆舟而來又常以神降附於人驅除灾患以故鄉里驚駭咸稱爲神人也公生于前元甲子四月朔日享壽年八十有二至于暮年將化之辰其神妙不可測鄉之壯士勇夫多暴疾死皆

宣言爲公收用麾下以是行道者不敢過其門余時
董途役經其里而訪之公正伏枕一見矍然而興坐
以話舊慘然永訣焉公神遊四海轟然烜赫上以護
國下以福民舟車行旅獲祐尤夥永樂中市舶了數
航海而還將吞于鯨波仗公救之俱得生返以故閩
於　朝廷遂有侯封之贈由是天下莫不崇公之靈
而蜀川尤甚蜀江之險甲於天下而履險者咸以爲
依歸公之廟宇創於江滸者恍不知數而涪陵之李
渡爲最崇崗凹其後羣峰揖於傍江水朝於前殿庭
廊廡巍然暈飛鳥革門牖扉闥黔漆丹堊悉舉以度

永樂庚子冬公降於祠祠祝熊仕昇之刱建也昇之
爲人負出其類而事公又克盡其誠凡民有旱癘疫
疾灘瀨險阻求以禱應捷於影響方岳侯伯皇華宦
使所經者莫不禱於殿庭具享羅拜而徼福焉於乎
甚盛矣哉蓋公非鬱結而司於一土其所謂英邁而
不拘于氣禀之常者乎其所以護國福民而廟食于
天下者非倖也宜也適余蜀遊東返艤舟祠下仕昇
以爲知公者恪請文壽石故特述其事以記之復爲
歌以祝公曰　雷轟轟兮水奔流石齒齒兮欲嚙舟
屈人兮靡樂行子兮懷憂酒清冷兮綠醑薦俎豆兮

特饍鼓坎坎兮擊雙杵風飄飄兮招兩游侯之神兮何許侯不來兮予愁願侯降兮以格俾我悅兮以休永茲兮廟食萬古兮千秋

## 神琴傳

吉水右贊善羅洪先譔

閩侃公文人也世姻太洋洲英佑侯髫時從外舅雲庵先生學侯一見異之遂往還爲忘年交明永樂甲申侯將神脫公訪之坐語家世移時別公入蜀歸舟經李渡李渡方立廟祀侯熊仕昇者李渡人也以公知侯請文焉公作碑文敘侯始末家聲悉侯之靈濯濯蜀江得碑文益著公宿舟中夢侯來謝携手指山間古琴曰此物非高人莫與子寶之次早携一板登岍見垂楊曲逕斷橋流水三里許小屋欹側一老嫗看乳鴨數十俱夢中幻景而薄橋橫汚泥中爲鴨上下即琴也以板易之歸舟中濯清流側視中有盧氏家寶四字公喜知爲侯所賜增金徽玉軫朱絃繡囊使子孫世寶焉按琴譜有盧琴爲上古希世之珍今不知胡爲在蜀胡爲落汚泥不朽胡爲使公夢使公得而寶之蓋神物神司之神授之矣今琴已屬他姓傳其事以示不忘云

## 蕭侯靈異集前序

吾里爲太洋洲當贛江千里中流縈廻襟帶獨據形勝里之蕭先世余先世咸廻流而家焉發靈遠矣於是孕生今封英佑侯蕭公與余祖編脩吾樂公屬里姻中莫逆交侯幼而穎異經書子史一見輒記不忘無遠近幽深事皆先知鄉居二老起處出入必相友里人之請謁必偕維時吾樂公已知侯其人而神矣迨公奉　詔歸以洪武丙子卒侯且爲之助襄事後十年乙酉侯始啖石坐化其靈愈益彰異語在廬陵曾公及同邑金公記中獨著侯功德于川蜀湖湘江淮吳越之間舟楫之濟捷諸應響而邊境陳戰黃河



進道間靈護國功聞于　朝得勑晉今號事不悉紀今紀其大者如此此則侯之神何所不顯哉乃吾里固蕭先人之廬也侯生斯長斯體魄藏于斯則其靈感在水府其精神在故里者不當尤異乎無事遠引即余所徼福於侯者徵焉葢余爲諸生落落時與厥孫庠士子克君有兒女姻嘗齋心禱侯于祠下是爲嘉靖丁巳正月之元日也夕夢登堂伏謁侯避席揖讓之命之曰吾有堂後神人知汝前程事能言之汝試問諸今奉命往其神未有以應也還告侯侯曰我

未以神水授汝通之耳余再往拂水如命其神亦避
席揖讓應之曰蕭公報汝無多說只一年勝一年便
是言已遂覺謝侯歸慚余至今靡所樹立而指計入
仕之時不爽由斯而談侯之靈亦可概已今侯祀典
自　明興以來廟貌歸奕歲春秋之季邑大夫行之
子孫世世奉之不獨南北商旅長年舟師以及野老
監兒婦人女子聞且見者皆知舉首以乞靈同聲而
詫德已其縉紳學士騷人墨客行過是第者必肅衣
冠謁之有祭祈之文有咏歌之章先是西蜀高公巡
撫江右索其間有者刻成爲靈異集舊板已遺落闕
藏原本故子克君屬余校閱且增新作重刻于家亦
不忘先德哉余重念先公之世契與子克君之姻婭
也於其成序諸首簡

萬曆二年端陽月之望

賜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里姻張克文宗質謹譔

蕭侯靈異集後序

里之姻友人蕭子克氏重刻其祖英佑侯靈異集余
見爲序其端而以未簡序授余余謂靈異之蹟即有
耳目者能愕而信之至其所爲靈異者蓋齋乎微哉
未可以淺淺道也知靈異之理者其知死生之故乎

知鬼神之情狀乎侯生而頴異能前知時瞑目出神現江湖波濤中濟諸舟楫危險每里閈親故邀會無問數家戶一時並赴焉年八十二別里閈親故啖白石就地上坐化今體魄存祠之東周以木桶盛二百年來無寸朽斯其靈彌久彌著則曾公金公之記奏請崇祀之疏備矣夫人有生侯生即靈人有死侯死益靈此邏何理歟是故生者形生生者神死者形死而不死者神侯蓋生而生死而不死神之所爲者歟嗟嗟侯神人也宜靈已余何人哉以凡骨託兩間者耳在昔丁卯之歲北上春官嘗遘疾絕于淮北之地



源得關武安王報余兄不爲殤如是十有八日復生生之後兄徐徐詰曰汝當是時吾聞室中大呼蕭老官者連聲云何余隱几憶之恍識當時余歸鄉里入侯祠中有虛座寘上方侯意與我傍有競者余曰若爾且歸矣侯諾余遂揖歸夫余以凡骨託兩間者耳猶然不生而生死而不死以神遊侯左右如生者之所爲運用飛越列侯神人天授其靈爽永永不磨也奚惑哉夫余詎敢謂知死生之故與鬼神之情狀而徒以所值之偶驗諸其身有如此者非與侯同事而語也抑又遡之自侯大父父伯軒祥叔具累行修德

以霛異顯江湖應人祈祝晉封真人號云嗣侯益務
修德用能葆天地之精運造化之權旁皇赫奕護國
利民神三世已其孰曰侯之霛異無本則然哉逮後
聿修氏通於其理且不忘厥先取修德名其堂以余
先世祖大史公與侯友善故請記記在今集中歷數
傳而子克氏慷壯好修能世其家矣爲子若孫思其
著存佩茲懿訓亦慎所以修之者庶幾哉無忝爾祖
之義乎遂命從史書之以殿

萬曆二年夏五月朔鄉進士里人張堯文宗欽謹譔

## 修德堂記

同里翰林院編修張美和譔

金川蕭聿脩家于洋洲之上自其曾大父大父父三
世有聲江湖間其歿也人皆像而祀之壬辰之變故
屋蕩燬亂既定遂於舊址之左偏築一室爲藏修之
所而思其先世之不可忘也因取詩中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之語而扁其堂曰修德求文於予以爲記辭
之不可則告之曰人之有居所以安其身也身安于
此必有所事乃可以安若夫閒居終日無所用心則
身在乎此心馳乎彼方寸之間適莫爲主非所以安
矣故欲其身之安者莫若修德德者何人心所得之

天理也天理之在人心本自渾全無所虧缺似若無待於修者然既有此身不能不爲氣禀所拘物欲所蔽以害其德由是此心之理日以昏昧而德之在已者有時而虧缺矣修者治其昏昧補其虧缺而使之復其本然之天也苟不知所以修之則天理日消人欲日長而失其所謂德矣故德必修而後成未有不修而能成其德者也今既以此名其堂則必知所以修德之方矣是故展斯堂也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則德矣非聖賢之書弗觀非端正之友弗親非忠信之事弗爲則德修矣德修而身安亦可以無愧乎斯堂之名矣聿修以爲何如應曰然遂書此爲記

附李氏族譜序

稽古帝王別生分類作汨作湮而姓氏之書所由來也自嬴秦烈焰之餘先王典籍鞠於灰燼而宗譜之法泯漢興司馬遷作史記由黃帝迄麟趾採世系世本以作帝紀撫周譜國語以作世家於是人始知姓氏之所自出而後之有譜者實原於斯金川蓮湖李氏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晟生隴西公憲憲生宜春矣游越五世曰祖堯徙于吉之谷平祖堯又十世曰

時瑾始析于新淦之蓮湖簪纓世美輝映後先逮我
皇宋咸淳辛未歲有曰端甫以明經取進士第任大
理評事每公餘輒欲理其宗譜屬予引其端予觀其
序述出於能言之士有足徵者又奚俟嚌嚌哉蓋嘗
聞之禮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疎聯
屬而必譜者懼其離且疎也何也情見于親親見于
服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而相視爲途人矣夫所
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本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
身分而至於途人何忍也此譜之所以作也傳曰以
規來世必吉凶爲之相及有無爲之相通尊卑不紊
而有序貴賤不間而有等使一族如一家一家如一
人則雖親盡服盡必不如秦視越及謂他人父他人
昆者矣百世之下可知某吾所出也某吾曾大父行
也某吾大父行也某吾兄弟行也雖有南陽彭城之
分將必無韓何奚稽虢郭之訛矣而評事公所懼疎
離之意庶幾可免矣嗚呼後之人重本始必無廢先
人又焉有正倫杜固之鑿崇韜汾陽之拜而貽譏千
古也哉評事公於予相善者久之故不嫌於屢言以
爲公之子孫勉云
皇宋咸淳十年甲戌秋七月既望

崇政殿大學士金華北山何基序

附李氏重修族譜序

古者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族類之所自出也三代之季列國紛紛其所謂姓氏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族其祖不可強同也蓋天親不可以人爲有由然也李氏蓮湖之族出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晟生隴西公憲公憲生宜春侯游是爲宜春之祖也游之後五世曰祖堯徙居吉之谷平是爲谷平之祖祖堯又十世曰時瑾始析于淦之蓮湖是爲蓮湖之祖生宋咸淳辛未進士大理評事公端以簪纓世聲之蓮湖寔懋其傳嘗公退之暇患世裔之蕃碩非譜無以序昭穆明遠邇別尊卑等隆殺以維持族之人也乃遡流窮源撿閱舊傳之譜而復譜以昭于世寔評事公啟後之功也公七世曰承勣公玘甫乃慨然曰評事公既譜之以隸宗法之傳甚盛心也茲又七世矣而世裔日蕃視先世猶所屬心是故趾美前修續譜於洋洲圳上世第自源徂流上距忠武王晟布濩流演間得詳而譜之則七世以來未入譜者今皆登録于譜矣是地雖有彼彊我里之不同而昭穆遠邇尊卑隆殺炳炳然者則又勣玘甫之功也